

可信靠的话

第六系列

“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

朱韬枢
在乌干达的
分裂工作

第四册

辩护与证实

© 2007 Defense and Confirmation Project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wor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graphic,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without permission from DCP.

October 2007

辩护与证实（DCP）出版
P. O. Box 3217
Fullerton, CA 92834

DCP 为辩护并证实倪柝声和李常受弟兄所尽的新约职事，以及地方召会实行的专项服事。

腓一 7: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想法，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有我在你们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或在辩护、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众人都与我同享恩典。

本书所引经文并注解，皆出自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出版之新旧约圣经恢复本。除特别标示者，所引著作皆出自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所出版的《倪柝声文集》或李常受已出版之著作。摘自新旧约圣经恢复本和倪柝声及李常受之职事信息，版权皆属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

除另加注明者，本书皆由 Bill Buntain, Dan Sady 和 Dan Towle 共同写作。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目 录

序	5
乌干达康帕拉事件说明.....	7
加强的见证.....	13
Godwin Kihuguru 弟兄的见证	17
Sarah Kihuguru 姊妹的见证	35
Mbabazi Mpuga 姊妹的见证	45
Rachel Aderi 姊妹的见证	47
Edna Kanabahita 姊妹的见证	49

序

申十九 15: 人无论犯什么罪孽或什么罪, 不可只有一个见证人起来指证; 总要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 才可定案。

太十八 16 下: ……要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 句句都可定准。

提前五 19: 对长老的控告, 除非凭着两三个见证人, 你不要接受。

关于隔离朱韬枢以及他某些同工的警告信（见《留意那些制造分裂的人》,《可信赖的话》第一系列, 第一册）乃是同工们在从全球各地, 接到诸多因朱韬枢和接近他之人的工作, 向来所引起之难处的报告后才发布的。本系列包括各地有关朱韬枢和接近他的同工, 所作之分裂的行动与言论的报告。

本书收录关于乌干达康帕拉召会事件的报导, 以及朱韬枢所打发的工人在当地造成分裂的工作。该文作者是头一批接受差遣到当地服事, 兴起康帕拉召会之弟兄们中的一位。该报导经多位当地圣徒的见证, 证实所言不虚。朱韬枢和他工人的分裂工作, 对乌干达造成破坏的见证全文及相关信函, 亦收录在本书之中。

乌干达康帕拉事件说明

亲爱的弟兄们，

乌干达康帕拉召会的情形，与朱韬枢的同工们所报告的有相当的出入。目前朱韬枢差派到康帕拉工人的工作，与当地的召会是分开的。事实上，虽然康帕拉召会带领弟兄，已经直言请他们离开，他们却仍留在当地工作。简而言之，正如我们在大湖区所经历的一样，情形相当复杂。以下是关乎康帕拉的简要报告。

康帕拉召会是 Steve Lietzau 与我，于二〇〇三年八月迁至当地，直接劳苦而兴起的。两年后，该地的召会向着主生命与真理的分赐就清楚地站住，一如我们众人为了主的恢复，而跟随主。当地核心的圣徒约有二十五位，清楚认识借着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著作所打开的真理。全召会聚会人数近一百。这些真理将圣经崭新地向他们打开，他们也益发经历基督。许多弟兄姊妹因着如此跟随主，出了很大的代价。

搬到乌干达前，在与朱韬枢及其同工的聚会上，我问道，南加州的弟兄们是否知道我们要去康帕拉。他们说，是的，对乌干达的负担是经过与他们（南加州的弟兄们）交通的结果。然而，从二十一位相调弟兄于二〇〇五年六月致朱韬枢的第一封信函里，我才知道，在康帕拉的工作，并不是由为着主的行动在一个工作里的弟兄们的配搭与交通所发起。

在二〇〇五年六月访美途中，我直接问朱韬枢：“弟兄，你曾否与相调弟兄们交通过我们去乌干达的事？”他的回答是：“我不需要与那些弟兄交通。”我对他说：“但是你告诉过我，你曾与他们交通过，所以我才能存着清洁的良心

去那里。”

次月，朱韬枢要我搬去底特律。一到底特律，我就得知，康帕拉的工作在朱弟兄的指示下要更新作法。一位带头弟兄告诉我：“弟兄，这将是你在主面前的一大试验，你必须让你在康帕拉所作的‘死’。弟兄们（朱韬枢的同工）作了决定，要将康帕拉的工作带往另一方向。” Steve 与我劳苦建立的“工作”，乃是康帕拉召会。说那个“工作”必须死，表示朱弟兄的同工将以其他的目标为其工作重点。事实证明，“将康帕拉的工作带往另一方向”，成了康帕拉召会受损和分裂的一个原因。

这个新计划的实行是从朱韬枢所差的两位同工，在二〇〇五年九月访问康帕拉开始的。他们宣布无法继续提供资金，租用康帕拉会所，所以他们必须将圣徒分为三组。较贫穷的圣徒们将在他们的社区，一处即将建造的铁皮屋里聚集。Steve Lietzau 和 George Kiiza 被指派照顾他们，为着在邻近的社区得人，让他们用过去传统的方式聚会和实行。

一位朱韬枢差来的弟兄，带着六位左右的学生开始在大学校园里新的工作。其余的圣徒被告知，要他们照料自己，尽量自行聚集。这些圣徒是受过教育的核心圣徒，也是最清楚召会生活的一群。其中一位姊妹 Sarah，她是我们来到乌干达之前，惟一一位本地的姊妹。Sarah 嫁给了 Kihuguru 弟兄，是现在康帕拉召会的负责弟兄之一。

在我被用手段调离乌干达之后，收到这些圣徒们的来信，实在叫我心里受苦。他们感到困惑，受伤，不知所措。当时我无言以对，只能相信主会保守他们。

回到美国之后，在二〇〇五年六月至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段期间，我还是在朱弟兄底下工作。那天我被通知到朱弟兄家中，与康帕拉工作的服事者聚会。在那次的聚会中，他们影射我毁谤他们，因为许多康帕拉的圣徒拒绝听从他们新的指示。我凭着清洁的良心说，我从未试图影响乌干达任何圣徒对他们的看法。他们要我与两位

弟兄一起去康帕拉，告诉当地圣徒要跟随他们的带领。

当时，我冷静地告诉他们“我不干了”，表明我无法再和他们继续下去。我又说，“现在我必须尽我当尽的分，这个聚会可以就此结束了。”二〇〇六年四月，我去康帕拉，待了两个月。我一到就与 Steve Lietzau 弟兄联络。当我告诉他起初所说在配搭里的“关于乌干达的交通”并不属实，他为此很受搅扰。Steve 与一位在美国与朱韬枢有长期来往的弟兄商议。当那位弟兄告诉他朱韬枢的工作，在他处也造成困扰时，Steve 便从朱韬枢所指导的工作里退出。

当我开始与 Godwin Kihuguru 弟兄，及 Sam Mpugu 弟兄这两位在康帕拉带头的弟兄谈话时，他们谈到 Keith Miller 所作的校园工作，与召会之间的距离和分别越来越大。他们提到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日趋减少，他们对此感到不妥。此事可由 Keith 当时写给我们的信，得到证实（粗体为笔者加示）：

亲爱的弟兄们，Tim, Steve, Godwin 和 Sam,

根据我们与你们之间最近的接触，对话，和信函，我们意识到：

- 在我们中间，对康帕拉召会的看见，方向和实行有极大的差异。
- 你们现在反对将召会带到康帕拉的工作之下，并且觉得与这工作有关的工人，对你们不是帮助而是阻挠。

我们尊重你们，因着相反的看见，从这工作中退出，另行跟随主的决定。但我们请求你们也能尊重我们，不同意你们的决定，并且知道我们也必须忠诚地跟随主，并完成祂所托付我们的。关于在纳古罗（Naguru）的临时建筑，我信你们会同意，它是由这工作（George 和我仍在其中）提供的资金，并由我自己和 George 指导下所建立起来的。George

有负担在纳古罗继续工作。因此我们认为对这建筑或其内容的归属，你们应该没有什么异议。

因为我们的看见不同，我们所取的方向也不同，我们也请求你们不要接触那些我们服事的人，我们不愿意带给他们任何异议或混乱。

我们了解你们不愿意我们在任何标志、传单、邀请卡等，使用“康帕拉召会”的名称。我们同意将来避免在我们的标志或材料上使用该名称。如果你们对于上述的情况，有意修正，我们愿意相聚，否则我们觉得关于这事没有再谈的必要。

主内弟兄，

Keith Miller George Kiiza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这封信表明在朱韬枢下的工作有意从康帕拉召会分开工作，弟兄们觉得应该接受一位朱韬枢的同工，在先前访问中给他们的建议。那人告诉他们如果在召会中领头的弟兄们不愿意工作继续下去，他们应该直接要求工人们离去。他告诉他们工作是为着召会，而召会不是为着工作。根据这个，康帕拉召会领头的弟兄们致函朱韬枢弟兄（粗体为笔者加示）：

THE CHURCH IN KAMPALA

P. O. Box 1003

Kampala, Uganda

Africa

Brother Titus Chu

3186 Warren Road

Cleveland, OH 44111

亲爱的朱韬枢弟兄，

自二〇〇三年至今，我们在此以康帕拉召会站住见证，那时你也访问过我们。我们在地方立场上实行真正的合一，并享受基督作生命和灵的实际。

最近你的工作带进了一个不在召会交通中，也不被召会所接受的方向。我们相信工作应该是为着召会，最近访问我们的你的同工们，也同意这个看法。

康帕拉召会认为这个工作，已经造成分裂并与召会相对。甚至宣称一些年轻的圣徒是属于工作的。

因此我们请求你将你的同工们从康帕拉调开，以免进一步伤害我们所照顾的圣徒。

在基督里，

Sam Mpuga Godwin Kihuguru

cc: Paul Neider, John Myer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朱韬枢对于这些弟兄们的信从未回应，反而在没有与康帕拉召会领头弟兄们，或圣徒们的交通之下，差来更多的工人继续他们不同的工作。那些借由朱韬枢所差来，在乌干达所作的工作，显然是分裂的工作，不仅违背了基督身体的每一个原则，也违背了我们从倪、李两位弟兄所领受关于召会立场实行的教导。朱韬枢和他的同工，对康帕拉召会中，站住合一立场之圣徒的作为，甚至违背了基本正当的作人方式；他们也利用了大湖区那些在祷告和财务上，支持朱韬枢工作纯真圣徒的美意。

我们没有时间尽述许多细节。然而，朱韬枢的同工对于康帕拉召会的报导，含有不实的误导，我们必须陈明真相。当Steve Lietzau 和我去乌干达时，我们的负担乃是落到地里死了，为着产生一群核心的当地圣徒，他们认识生命

并且清楚关于地方召会生活实行的真理，作为基督一个身体在康帕拉的见证。因着那些基于不同的看见，未经与我们或康帕拉带领弟兄们任何的交通，擅自改变工作方向的弟兄们，我们劳苦的结果遭到严重的破坏。

我可以喜乐地代表康帕拉召会的圣徒见证，他们正在坚定持续地追求对主耶稣基督的享受，为着在祂新约的经纶中建造祂宇宙的身体，实际地作祂的肢体。

主内弟兄，

Tim Knoppe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加强的见证

以下是五位乌干达本地圣徒所作亲眼的见证，从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六年的五年间，在非洲乌干达的首都和第一大城——康帕拉所发生的事。这些见证叙述了在康帕拉召会所发生的事，以及朱韬枢所带领的工作，如何在当地造成分裂。

这些交通里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强调神圣的生命。信件中一再地叙述在康帕拉的圣徒们，如何被带进对主观的经历里，享受祂作生命。甚至在这些亲爱的圣徒们刚开始接触主的恢复时，就有真实生命的经历，并且照着圣经启示的神命定之路结果子。他们见证他们如何在倪柝声和李常受的信息里，尝到对主的经历。他们见证，康帕拉召会如何被这分职事兴起，以及他们如何借着被神的话构成，与主合作，简单并单纯地倚靠祂。他们也见证他们如何被带进这分职事，在主的话里珍赏祂。这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兴起了一个纯洁的见证——在乌干达，康帕拉的召会。

接着，他们交通到，一个不同且不照着那引到生命之狭路（参太七 14）的工作进来了。他们见证他们如何受到压力，甚至被操弄，来支持那个以世俗方式寻求扩增，建造自己的工作，而非借着祷告、灵和话（徒一 8，四 31，六 4，八 4）所带进之神圣生命的洋溢，结果子并建造召会。这些圣徒们讲述他们起初所看见、经历并尝到之主纯净的恢复，即他们从接触倪弟兄和李弟兄职事里，所享受之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与他们在朱韬枢所差派之工人，试图接管召会生活时，所经历之截然不同的对比。

除了那些确定、详细且令人震惊的叙述之外，这五位圣徒也见证了随之而来的混乱，就是那些工人如何以天然

的能力与属世的搀杂来作工。他们对该工作的评价是，那是一个纯粹由数字来衡量果效的工作；其作工的方式，在本质上，与这五位圣徒所曾在的公会如出一辙。

这些见证进一步地说明，朱韬枢和大部分跟从他的人，以制造分裂和施行控制的方式，行动并施教。他们的记述给我们看见这些人对康帕拉召会所作的欺瞒和恶事，并给我们看见，这个不同的工作，乃是在没有与当地圣徒——即原初在康帕拉为召会生活站住的圣徒交通，也没有顾到当地圣徒的情形下进行的。至终，这个不同的工作竟然直接与康帕拉召会的见证竞争。

在康帕拉召会所发生的消极事件，乃是朱韬枢以及他差遣到乌干达作工的人，所带进并推广之不同教训的结果。朱韬枢和其支持者所反对的事，其一就是李弟兄所强调的，所有的同工都应当只作一个工作，就是在同一个异象之下，教导同一件事，以保守同心合意。朱韬枢和跟从他的人拒绝这个合乎圣经的真理，在主恢复的外衣下，以不同的教训来称义并建造他们自己的“王国”。

强调分别工作区域一事，在八〇年代造成极大的伤害。有人以此为据，宣称所在的地区就是自己工作的区域。李弟兄在回应这事时，强调在主恢复里工作的独一性，同工之间交通的必要性，以及高举神经纶以外之事物的危险性。

职事在往前的时候乃是区域的。然而，这不是说，主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行动、不同的身体和不同的见证。不是说，在犹太地彼得带领之下的职事或工作，是为着一种见证，然后在外邦世界保罗带领之下的工作和职事，是为着另一种见证。在新约时代，主只有独一的职事，为着一个行动，以产生独一的身体，作独一的见证。（《长老训练》第四册，《关乎主恢复的实行其他几件要紧的事》，二四至二五页）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会是今天主恢复中一些地方的情形。有些人接受正确的立场，也持守基要的信仰，但

他们活在肉体、己和天然的人里。他们也许是自私的，追求自己的利益，寻求荣耀和高举。更糟的是，他们也许有野心，在神看来这是可恨、可憎的事。已往七十二年，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每一次背叛，其根源都是这丑陋、邪恶的野心。（《历代志生命读经》，简77页）

李弟兄也说到在众召会中间，避免、补救并治疗“这种疾病”的路，就是认识并尊重身体的感觉。

我们在这里是为着身体。没有身体作后盾，没有主的恢复作后盾，我们就没有路实行地方召会。我们若实行地方召会生活，却忽略了身体的观点，我们的地方召会就成了地方宗派。

恢复是为着身体，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仅仅为着任何个别的地方召会。我们若要作某件事，就必须考虑身体，主的恢复，会如何反应。所有的难处都是由于缺少看见身体，缺少顾到身体……。《召会生活中引起风波的难处》，三五页）

因着我们不认识身体，风波一个接一个发生。对我们这种疾病惟一的救治，就是对身体的看见。关于基督的身体，倪弟兄教导说凡我们所作的，我们必须考虑众召会有什么感觉。我们要作一件事时，不可忘记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这身体不仅是一个地方召会。地方召会不是一个“地方身体”；若是这样，就变成地方宗派了……。《召会生活中引起风波的难处》，二六页）

刊印这些交通的目的，是为说明不同的教训与不同的工作，所造成的影响。如这些记载所述，这样的事破坏基督的身体。这些见证并没有对这些不同的教训进行验证，只是详实记载了当时的事件。

这些圣徒们，刚强地见证他们在主的恢复里，摸着甜美生命之流；然后被带进另一个不同、无生命的工作；至终，因重新回到身体实际之交通里而有的喜乐。

[Evan Koch, Bill Buntain, Dan Sady]

Godwin Kihuguru 弟兄的见证

哦，主耶稣！遮盖这个交通。主啊，保守圣徒们，不受任何的玷污，或任何道理上的争辩。主啊，你是至高者。愿你使用这个交通，建造你在地上纯净的见证。愿你的儿女蒙保守，有单纯且单一的目标，不同情任何的搀杂。羞辱你的仇敌！主啊，将肉体，以及巴比伦的搀杂，从你的召会里连根拔除。主啊，遮盖这个交通。

我第一次与美国中西部圣徒们的接触，是 Keith Miller 一家的来访。我的妻子 Sarah 在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念硕士的时候，认识了 Miller 夫妇。Sarah 向他们分租了一个房间，她才接触到主的恢复。

后来，他们又安排了一次访问，Keith 与另外几位一起来，其中包括 John Myer。这次，他们花了很多时间，与在康帕拉的圣徒们相聚。当时这些圣徒们还是一个家庭细胞小组的成员，附属在乌干达康帕拉市一个大型公会之下；这个公会有许多细胞小组。这些来访的弟兄们，一直陪着圣徒们，参加各个“细胞小组”的聚集，没有特别推动什么工作。我们和这些弟兄们相聚，也感到十分自在。

这次来访以后，中西部的弟兄们就决定打发两位弟兄留在康帕拉。这两位弟兄就是 Tim Knoppe 和 Steve Lietzau。不久，他们的妻子也来到乌干达。

主的挑旺

这些从美国来的弟兄们并不知道，在他们搬来这里之前，主已经带领一些原来细胞小组聚会的圣徒们（已增加到三十位），经历了一次筛选与洁净。就在两位弟兄到达之前，原属的灵恩派公会，正带领会众作“牺牲奉献”（sacrificial giving）的教导，其真正的动机是要筹募基金，足以进行其

大规模且具雄心的计划。

有意思的是，主挑旺一些圣徒们起来，寻求神话中的引导；然而他们发现公会里，所提倡的教导与神纯净的话语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经过在主面前许多的寻求，至终我们认定，我们的作法应受神话语的管治。

我们小组聚会时，同意每一件事都当照着神的话而行。经过更多的交通，我们同意一同研读圣经，并决定从加拉太书开始。

两位弟兄带领我们进入职事

就在我们简单地查读加拉太书时，Tim Knoppe 弟兄和 Steve Lietzau 弟兄来了，他们加入了我们的交通。这两位弟兄在话的亮光中，给了我们许多的帮助。

我们愈来愈清楚，这两位弟兄在神的话上，有很多新鲜的亮光。渐渐的，主使我们少说，而多听，多接受。Tim Knoppe 弟兄带我们读完剩下的加拉太书。当我们读完加拉太书时，许多圣徒已对公会失去了胃口，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是召会的立场，却已愿为召会的立场而站住。我们所确定的是，我们不想再要公会里的虚假。

在与Tim Knoppe 弟兄聚会时，我们借着生命读经的帮助，对圣经的研读充分地投入。圣经对我们是新的，是活的。圣徒们是如此地饥渴，以致他们可以连续坐好几个小时，接受基督的丰富，也就是话的灌输。读完加拉太书之后，Tim 弟兄又带我们读了以弗所书、歌罗西书、腓立比书、罗马书、创世记和约翰书信——我们愈读愈想读。

完全脱离公会

当我们明显地不参加公会的聚会时，公会的领导人开始对此关心。他们尤其忧心的是，我们早期家聚会人数的快速成长，他们担心我们会把“他们的羊”，从公会里带走。为了阻止这事，他们找我——这个前细胞小组的组长——谈话。

我所能告诉他们的只是，我们正享受主，在祂的生命里长大，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认识圣经。我和他们分享约翰福音十章的羊圈和草场，以及主如何作为门，使羊离开羊圈，进入草场。我也告诉他们，我比以前更为着基督，他们不该担心我与主之间的关系。接着他们问我对他们公会“宣教宗旨”的看法，我回答他们，现今我乃是为着基督整个身体，并愿意与渴望和主所有的儿女相联结，无论他们在何处聚会。他们的“宣教宣言”对他们是一个暴露，我大胆的告诉他们，若是那分宣言是他们的指导原则，那么应当是我们分手的时候了。

然后，这个在康帕拉最大的公会团体，安排了一群资深牧师，来与我们——也就是这班正式脱离该团体的圣徒们聚会。这次聚会非常的高昂，那些最微小的圣徒们，放胆讲说，并带着对圣经深入的认识，引述经文。圣徒们告诉这些牧师，他们找到了主，不愿意放祂走。我记得有一位年轻的姊妹告诉这些牧师，大数的扫罗以为自己在为主作工，然而当主遇见他并且告诉他，他实际上是在逼迫主时，扫罗感到非常惊讶。

后来这公会决定发布公开声明谴责我们，并且劝告他们的成员不要与我们往来，因为我们“正在作抵挡主的事”。在这分公开声明上，他们提到了 Sarah 和我的名字。

往 前

我们继续不受拦阻地在主的话中追求主。我们真是对主的话着迷。我记得有一个圣徒问 Tim 弟兄，他是如何作到，他正在作的这些事。Tim 弟兄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每当 Tim 弟兄向我们讲说神的话时，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感觉到惟有主才能给我们的吸引、敞开与渴慕。我现在才知道，Tim 弟兄是直接向我们的灵说话。那段时间主真是强烈地与我们同在，每周我们可以坐在那里四次，每次五小时，中间不休息！后

来我们才明白，主是用那段时间来预备我们。

朱韬枢的来访

刚开始时，我们在弟兄们租的公寓里聚主日聚会；后来，我们搬到一个大一点，由美国中西部圣徒们购置，向我们打开的会所聚集。John Myer 不时来访，有一次朱韬枢弟兄也来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期，John Myer 和朱韬枢已经开始个别地，向圣徒们散播他们的著作。

我记得在朱韬枢来访期间，他鼓励圣徒们要发展个人的职事，他称之为“运作”（operation）。他一再地追问，“什么是你的运作？”并且鼓励圣徒们有其“运作”。听起来这与灵恩派非常的相似，然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个诡诈的毒素。他告诉不同的圣徒们，他“识别”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运作”。甚至到今天，这些具有破坏性的话，仍然拦阻一些圣徒的成长。

有一次，朱韬枢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三、四年内，读尽“一切所该读的”，明白“一切所该明白的”；为这缘故，我们必须专心发展我们的“运作”。身为在主恢复里的婴孩，我们望着这位在主恢复里多年的前辈长者，却不禁暗想，怎么可能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通晓万事！我们读过生命读经，我们也尝过灵和生命！然而你怎么可能“完全明白”一切该明白的事？

朱韬枢来访期间，建议我放下职业，全时间服事。我清楚告诉他，我还没有预备好要全时间服事，我刚接受聘请，到邻国一个知名的国际顾问公司工作。我不太能接受这样一位不甚熟识的弟兄对我所作的吩咐，也不愿意透露太过个人生活的细节。至终，经过主四个月的对付，我的确在主的带领下，放下了我的职业。当我放下一切来服事主时，我里面很清楚，我所作的乃是为着召会，而不是为着朱韬枢，并那些跟从他的人。回头来看，我才明白那是主为着保守祂在康帕拉的见证所作的。

另一位工人的抵达与问题的开始

大约一年半之后，另外一个家，也搬到了康帕拉。这个家就是Keith Miller的家。Keith Miller刚参加完朱韬枢所办的训练，也就是十个月的成全训练。

Keith弟兄来了不久，我们便发现他与其他中西部弟兄，特别是Tim弟兄之间，有某种程度的争竞。虽然弟兄们尽力遮盖这个难处，圣徒们还是看在眼里。每当Tim弟兄带领弟兄们讲说主的话时，Keith弟兄总是露出明显的不悦。他总是试着将圣徒们的注意力引到他的身上，却是徒劳无功。圣徒们知道，在Tim弟兄的话里有一些宝贵的东西，是从主而来的。每当Tim弟兄用这种宝贵的方式打开神的话时，其他朱韬枢的工人们总是立即加上他们的意见，只是经常文不对题。这种打岔使圣徒们感到挫折，因为他们总是渴慕更多纯净、不掺杂的话语。

校园工作成了个人的工作

当Keith无法在康帕拉保加洛比（Bugolobi）区的圣徒们身上得势时，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乌干达主要的大学——马克瑞雷（Makerere）的学生身上。经过交通，Tim弟兄建议保加洛比的一些圣徒，与Keith一同去校园传福音。所以一些对校园有负担的圣徒，便加入了Keith的工作。

然而，不久就看出，Keith在校园工作上有他自己的计划。他在这个新工作上有一种势态，仿佛只要是校园工作的事，他是直接向上级报告的。跟Keith一同去校园的圣徒们发现，他身上显出一种可疑的急躁和冲劲。圣徒们也发现，他以不同的方法行事，与基督教公会颇为类似。他以食物，更准确地说——以“美国点心”吸引学生来参加聚会。这些圣徒甚至以属世的电影和吉他演奏，吸引学生。Keith一再地提及如何尽可能接触人的方法时，总是说——“只要有百分之十的人来聚会，我们就达到了目标了”。当人问他

这些方法是从哪里学来时，他表示是从“世界级的灵恩派传道人”那里学来的。校园聚会里很着重吉他和简短的福音信息。大多数的学生只来聚一次会（也许是出于好奇）就再也不来了。

李弟兄在《生命的经历》（为《晨兴圣言——主恢复中内在的需要——洁净，教育，重构，分别，保护和彰显》所摘录）里写到，我们如何在主前行动并说话：

我们每有一个行动，或者要说一句话，不只要问对不对，好不好，还要追查里面的存心清洁么？动机单纯么？目的专为着神么？有什么自私的用意么？有我们自己的倾向么？这样的对付，就是对付灵。（《生命的经历》，简257页）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的很好：“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至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在希伯来书生命读经里我们看见，要刺入骨髓，就必须先破碎骨节；照样，要有一个美好、单纯的灵，单单让主从我们里面出来，我们的魂生命必须先被破碎。

令人注意的是，校园工作开始之后，Keith的作法，与当初吸引我们进入主恢复的，有一道愈来愈明显的裂痕。Keith的方法愈来愈象以前灵恩派的方法。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是来自极具规模的灵恩派公会，其招揽人数的手法是经过考验的。Keith弟兄却在走同样的路，只是不够专业，也不太成功。他接触了许多学生，只是结不出常存的果子。

在这段时间里，学校里的学生，纳古罗地区的圣徒，以及那些从保加洛比地区来的圣徒们，主日都在会所里聚集。这样，圣徒们便有机会彼此交通和牧养。同时，美国来的弟兄们也与当地的负责弟兄，每周交通两次（星期二和星期四早晨），每次两小时。

将校园工作与召会生活拆开

不久Keith开始对当地带领的圣徒和同工们，强烈要求让学生们在校园里分开聚集。这些学生原由Keith接送，参加主日的聚会。当这个另立聚会的建议被带到交通中时，弟兄们认为一个城市里应该只有一个见证，而人数也不足以成为另立聚会的理由，因而拒绝此一提议。那时，主日聚会约有六十五位圣徒。因着Tim Knoppe弟兄十分支持召会的决定，所以维持了现状。

然而，另一场争端又开始了。Keith弟兄一家和其他的弟兄，同住在一个大的公寓之中，现在他想要自己住，并且要靠近校园。他的理由是，他所照顾的人都在校园附近，这样一来，主日聚会的接送就会比较容易，他也能够兼顾开展和家聚会。这听起来十分合理。岂知这乃是一连串分裂召会之行动的开始。

Keith搬到校园附近后不久，他又开始提议学生们应有自己的主日聚会。这个提议再度被召会的负责弟兄们和同工们所拒绝。

因着无法在圣徒们中间得势，Keith十分不悦，经常抱怨圣徒们没有象尊重Tim弟兄一样尊重他。每当他为着“尊重”这事来找我时，我便告诉他，在召会里，尊重乃是显出来的（不是要求得来的）。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尊重谁，圣徒们较尊重Tim弟兄，也许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彰显，使得圣徒们尊重他。我也告诉他，我无法叫圣徒们多尊重他一些，这必须是从他自己而来。Keith甚至怀疑Tim告诉圣徒不要听他的话。这是谎言，也实在是羞耻。

就在Keith来了第四、五个月时，Tim必须回国参加儿子的婚礼。Tim原本只计划回去一个月，然而他的行程，却被一再耽延。朱韬枢拦阻Tim回到康帕拉，他希望除去Tim这个拦阻，好让朱韬枢和他的人在康帕拉，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

就在Tim原定返回行程的两周后，在圣徒们不断地询问下，Keith在周一的祷告聚会中宣布，Tim不回来了。Keith

所给的原因是，Tim的妻子健康情形不佳，所以他决定留下来照顾她。圣徒们听了，非常地沮丧。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并不是Tim一家不回乌干达的原因。原因乃是Tim得知，在乌干达的工作并不在主恢复的工作里。

工人们强制改变召会

在Tim离开之前，与带领的弟兄们——Sam Mpuga, George Kizza, 和我——交通，要我们照管召会的事务，并且在每周的例会和主日聚会中，照着“生命读经”交通话语。Tim也建议我们接受Keith的带领。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每周有五次的聚会：

周一晚上——祷告聚会

周三晚上——研读“路加福音”

周五晚上——《约翰书信生命读经》

周六早上——整洁会所，研读《创世记生命读经》

主日——大多为传福音

就在Tim离开后的那一个周六，圣徒们来在一起整洁会所，并研读《创世记生命读经》时，Keith带着一分工作分配表而来。他并表示，因着整洁会所将占去大部分的时间，所以不会有时间读生命读经的信息。他事先并没有交通，圣徒们也不接受他的工作分配表。圣徒们并没有公然抗议，只是不愿照作罢了。当然，《创世记生命读经》的研读也就持续了下去。圣徒们清楚表明，读生命读经比会所的整洁重要。

当朱韬枢和他的工人们在康帕拉的拦阻被除去后，Keith愈发得力地去分裂召会，并且建立一个在他们控制下的工作。就在前述的周六聚会中，Keith告诉我们，美国中西部的圣徒们遭遇经济上的困难，无法再为我们的会所支付租金。他说，甚至连下个月的租金，他们都无法支付。

然而另一方面却有钱为学生们租一个聚会的场地，使Keith能够有自己的主日聚会。他的理由是，有些学生想要和我们一起聚会，但是没有交通工具，到不了会所，所以他必须变通。我记得曾经问他，为什么那些人不去他家参加周中的家聚会。然而他十分坚持，我们也就随他去。

许多圣徒告诉Keith，他校园工作的方式，与他们从前所离开的公会极为相似。他对这些话总是十分不悦。有些圣徒甚至直接告诉Keith，他的话缺少生命的供应。圣徒们愈来愈受搅扰，所以来到本地负责的弟兄面前，要求他们聚集交通这些事。当我们将圣徒们的要求告知Keith时，他不接受，并彻底无视圣徒们的感觉。我们问他，他怎么能服事圣徒，而不聆听他们的声音。他没有合理的回应，仍然我行我素，不愿与圣徒们有交通。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Keith返国休假，对他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Keith与我们（George, Sam, 和我）交通，要我们在他不在时，照顾学生们。我们在交通中同意，每周与校园里带头的学生有交通，帮助他们预备主日的聚会。Keith并没有提到其他家聚会的事。当我们与带头的学生聚集时，他们告诉我们，Keith暂停了所有的家聚会，等他回来。他也给他们每人一份稿子，要他们在主日聚会里照稿分享。

我记得，学生们预备分享的是主耶稣的生活与工作。当时是传统的圣诞节期（十一月/十二月）。我们很高兴他们使用《人生的奥秘》的图表，并且迫不及待要听他们分享。当我们请他们分享他们的享受时，他们拿出Keith所预备的稿子照念。内容非常枯干，且各说各话。接着我们与他们分享，他们所准备的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且宽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分享，应当出自对主话的实际享受。我们也告诉他们，他们应当一同劳苦，并且在同样的负担下，一同分享信息，彼此帮补。

我们只用他们冗长信息中的一小部分，跟他们分享关

于成肉体的事。这使他们大吃一惊！我们（从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与他们分享，创造者如何成了一个造物，成为祂创造的一部分；以及祂如何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我们接着讲，神如何在基督里救赎我们，对付仇敌，并且成了我们的享受。当我们分享完这些事之后，这些领头的学生们便在主日聚会里交通这些内容，将生命供应给与会者。听说他们下一周的聚会，变得非常活泼。

Keith不在的日子里，我们一直照顾校园里领头的学生们。Keith回来后，我们告诉他，我们在学生们身上所发现的事，以及我们如何一同往前。他对于我们发现学生们缺乏构成一事，感到相当不悦。从那时起，他就刻意与我们保持距离，经营他自己的聚会，并且将学生当作自己的江山一样，严加保护。

分裂召会

Keith回来，带了John Myer和另一位朱韬枢的同工回来。他们分享了七个金灯台的信息，目的很清楚，为的是将召会分开。他们说，朱韬枢和其他的人如何无法负担会所的支出，而我们自己应该想出变通的方法。然而，他们在没有（和本地负责弟兄）交通的情形下，却继续资助Keith，自行为学生们取得新的聚会场所。听完他们的话后，我们除了同意之外，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钱是他们的，他们有权决定如何使用。他们建议我们分成三组聚集——一组在校园，一组在纳古罗地区，另一组在保加洛比地区。

他们的计划是将供给集中在校园这一组，然后为较贫穷的纳古罗区，兴建一个便宜的铁皮屋，保加洛比的圣徒们则是自力更生。和从前一样，Keith负责校园，Steve Lietzau夫妇负责纳古罗地区，而保加洛比地区则是由本地圣徒负责。朱韬枢的工人们似乎希望保加洛比的圣徒——也是最清楚召会生活的实行，不愿见到召会支离破碎的圣徒们——逐渐枯干而消失。

保加洛比的圣徒们找了一个聚会的场地，由本地圣徒们一同奉献，主日在那里聚会，周中和周六的早上，则是在家里聚会。聚会明显地愈来愈高昂。周五晚上的聚会，我们继续研读约翰书信，主日进入约翰福音，周六早上则是读《创世记生命读经》。主在这段时间里真是加强我们。主处处用祂的话提醒我们：“我要建造我的召会。”

被分到不同聚集的本地负责弟兄和带领弟兄们，仍然在每周二和周四早上有交通。此外，周五早上，有些人在一起读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书报。

抵挡召会的分裂

圣徒们开始分开三组聚会后，有些圣徒们觉得我们的生活与圣经的话，尤其是召会正确的立场不符，而受搅扰。我们为着失去地方召会正确的彰显，而感到搅扰。每当有人在每周的负责弟兄聚会里提起这事时，那些由朱韬枢所差的弟兄们就辩说，我们这些本地的弟兄们根本就不是召会的长老，因为不是他们按立的。他们声称他们才是真正的权柄，我们应当听从他们。讽刺的是，当时我们每周五早上，正在追求倪弟兄所写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与《工作的再思》。这两本书乃是这些自称有权柄的弟兄们所推荐的，然而书中的内容，却一再暴露他们的行为与动机。尽管如此，他们的态度却依然固我。

本地的负责弟兄建议，主日早上，三个组在康帕拉的召会立场里一同聚集，以维持一个地方的彰显。朱韬枢的工人们强烈地否决这个提议。本地的负责弟兄只好妥协，要求每个月有一次的集中聚会。这个提议也遭到拒绝。反对的理由是，因着居民贫穷，且交通不便，所以不可能集中聚会。他们建议想办法，每三个月集中聚会一次。同时，在 John Myer 的主使下，他们开始在市内推动分区，将马克瑞雷（市中心），保加洛比，纳古罗，布客多（Bukoto），和可瑞卡（Kireka）分成不同的行政区。事实上，这些区域都

是康帕拉市的一部分。

John Myer也开始写信给我们，推动“城市召会”的观念。他在信中数落召会和圣徒，不鼓励我们使用“生命”一词，质问我们“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进一步地宣称，生命是极主观的，甚至于可能只是将“感觉或情绪”误以为是生命。他也试着将一种制造分裂、排外、不接纳人的印象，强加在圣徒们的身上。他贬低圣徒们的目的，是为了掩护正在进行的校园工作——一个与圣经所启示之召会，截然不同的工作。

我们就着召会的合一与召会在地方上的彰显，与他们持续争取，朱韬枢的工人们则不停地向我们浇冷水。希奇的是，主并没有让我们停下来。主不断地加强我们，并且使我们同心合意地联结在一起。朱韬枢的工人与康帕拉圣徒之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在此明显地存在着两个极端的立场：一方是为着一个地方的彰显，另一方则是为着“区聚会”。朱韬枢的同工们开始使用“个个击破”的手法。他们单独邀请圣徒到他们的家里用餐，企图影响这些圣徒。一面夸耀他们天然的才干和能力，一面对他们说一些消极的话，并且谎称这些话是出自本地负责弟兄之口。此举是为了在圣徒中间挑起分裂，并吸引人归向他们。只是这样的作法，在圣徒们，特别是在聚会中享受过生命之流的人身上，并不成功。虽然如此，一些年幼、软弱的器皿，还是被破坏，少数人至终甚至完全离开了主。

同时，主带领我们进入约翰的书信。主向我们确认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们众人知道”，并且“不需要人教导你们”。我们也从约翰的书信里看见，向着那些带进与神新约经纶不同教训的人，我们应有的正确态度。约翰的书信里也详细地说到“生命的循环”。在约翰书信之后，主又带领我们进入希伯来书。“哦！我们实在升到诸天之上，看见那在天上的基督！”在希伯来书里，主使我们对这位现

在的基督，说话的基督，以及主在这个时代，如何在子的人位里行动，有深刻的印象。我们也受鼓励，要向前竭力进入祂的安息。我们看见主的安息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灵，第二阶段是国度时代，第三阶段是新耶路撒冷。我们需要进入头两阶段的安息，好赢得奖赏，赢得冠冕！所有重生的信徒都会在终极完成的新耶路撒冷里，也就是第三阶段的安息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有分于头两阶段的安息。今世我们必须在第一阶段的安息里，好使我们够资格成为得胜者，能进入第二阶段的安息，在千年国里与主一同执政掌权！

因着召会与朱韬枢工人间的裂痕愈来愈明显，他们决定召回 Tim Knoppe，并要他飞回康帕拉，要求圣徒们尊重 Keith Miller，并听从他的话。Tim 拒绝这么作，他告诉他们，他相信圣徒们里面的主。当他们分裂的工作渐渐被暴露后，Tim 就退出了朱韬枢的工作。

朱韬枢的工人试图征服圣徒

在他们那面，朱韬枢和他的同工再度打发 John Myer 和其他人来康帕拉，为要压制圣徒，使圣徒们“听 Keith Miller 的话”。他们那次的来访令人十分不悦。这些弟兄们才刚到达，就将自己完全地暴露出来。他们低估了圣徒们对于醉的分辨力，也高估自己对于圣徒的控制能力，以为自己能够为所欲为。圣徒们并不欢迎他们，他们每一次的说话，都暴露出他们有备而来。他们要说服我们，Tim Knoppe，水流职事站，李常受弟兄，和那些与 Tim 在一起的弟兄们（后来我们才知道是相调的弟兄们），或多或少都有些错误。朱韬枢的工人安排本地的负责弟兄们和他们出城交通，专特地讨论这事。

我们听不进他们的话，因为我们并不赞同他们所说的。借着 Tim Knoppe 弟兄、李常受弟兄的职事和相调弟兄们，我们真实地摸着主。这使我们放下许多的事物来追求主。

现在，味道变了，一些其他的東西被帶進來。我們不停地問他們，這個新的、難吃的東西究竟是什麼。他們表示沒有帶進任何新的事物。

制造分裂的言论

John Myer 试着毒害我们对同工们、众地方召会以及美国圣徒们的看法，说他们过分高举李常受弟兄。我们回答说，我们不想知道在美国所发生的问题，我们只想讨论康帕拉这里的问题。当我们碰到召会生活和主的恢复时，Tim 弟兄并没有特别强调李常受弟兄。他只是用职事书报和生命读经，帮助我们解开神的话。他所强调的不是某某弟兄，而是神圣经纶的启示。当我们发现生命读经和职事书报里的丰富时，我们便承认倪弟兄和李弟兄确实是主给身体的一个恩赐。我们只是就事论事，从来没有人强逼我们。我们不需要人来讲一篇，该不该跟从李常受弟兄的道。我们问这些提出异议的弟兄们：“我们若不跟随李常受弟兄与主的恢复，你建议我们跟从谁？”“你们有别的书报和教训么？”他们拿不出答案。我们也要求他们多说一点那“另一条路”。然而，他们不是无言以对，就是充耳不闻。

在那次聚会里，一位来访的弟兄告诉我们，朱韬枢为他们每个人作了许多事，所以他们绝不会让朱韬枢失望，也不会离开他。这听起来实在是“蜜”和天然的情感。我们说，这并不足以使我们信服。我们也问他们，为何他们对圣徒们想要成为一，彼此联结，作为主在康帕拉之见证的地方彰显，如此受搅扰。

虚假的合一

John Myer 和那位自称忠于朱韬枢的弟兄返美后不久，那些留在康帕拉的朱韬枢工人们同意，全召会先有一次的集中聚会，然后再决定日后是否聚集。他们以属肉体的方式，聚集圣徒们。他们以免费接送和点心，来吸引校园里

的学生。他们也派巴士到附近贫穷的纳古罗和可瑞卡地区，告诉人们有免费的午餐和接送。他们也派巴士到校园去。保加洛比的圣徒们看到他们如此操弄聚会，便决定不去参加。讽刺的是，这次聚会的照片，张贴在克里夫兰教会的网站上，注明这是在康帕拉的召会。参加那次聚会的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没有再参加过召会的聚会。

在这次虚假的聚集之后，我们决定再召聚一次聚会，邀请不同小组里的圣徒们参加。这个建议遭到为朱韬枢同工之弟兄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开始称圣徒们为“我的（意即他们自己的）人”。这种说法对一位来到主恢复之前，曾经在公会里作牧师的弟兄是很大的伤害，这位弟兄一直在照顾纳古罗地区的圣徒。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坚持要有聚集。我们确认，圣徒们乃是主的，我们实在不需要他们的批准，因为这乃是康帕拉召会的聚会。就此，他们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未经他们按立。他们也警告我们，他们会告诉“他们的人”，不要参加这次的聚会。最后，他们发现无法阻止这次聚会时，便告诉我们，他们和“他们的人”，不会参加这次的聚集。

尽管如此，聚会当天，他们还是来了。他们来的原因，显然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人”，不听到任何关于集中聚会，好得着召会之地方彰显的话。尽管我们的原意，是为着一个见证和一个彰显，重新团结圣徒们；然而我们还是放下来，决定不将这个即将发生之分裂的丑陋面目，暴露在圣徒们面前。

负责弟兄们每周的聚会，成了言辞争论。很多时候，朱韬枢的工人会等到我坐下之后，开始喊叫，为了要叫我退缩。主在里面确实是在加力。就在情势逐渐升高之际，主使 Sam Mpuga 弟兄为着召会，刚强站住。

朱韬枢分裂工作之暴露

就在此时，Tim来电告诉我们，主为他开了路，让他可以来看我们。这实在是主的供备。跟朱韬枢工人之间的往来交锋，使许多人感到疲惫、灰心。在Tim来的前一周，我决定通知朱韬枢的同工弟兄们Tim的来访。他们非常地不安。

Tim一来，所有的事都被暴露！朱韬枢的同工弟兄们陷入恐慌之中。Keith Miller甚至写信谴责在康帕拉的召会！（该信原文刊于本书另一篇由Tim Knoppe弟兄所写的“乌干达康帕拉事件说明”一文）Keith在信中承认他们所作的是另一个工作，所用的方法，不是召会方法。使我惊讶的是，他竟能自称是在康帕拉的召会，却接受中西部（美国）和加拿大的指挥。在乌干达，他们甚至使用“康帕拉基督徒聚集”（Kampala Christian Assembly）这个名称，并自称是一个“跨宗派的教会”（参见哥伦布召会 Church in Columbus 网站）。当我们说一个跨宗派的聚集时，这种说法的本身就是一种分裂。这样的聚集也是一种宗派，因为它只包括主一部分的信徒。

朱韬枢和他在乌干达的同工们，被仇敌利用，分裂了基督的身体，建立他们自己个人的王国。他们罔顾主的权益，在自私的野心里争竞。甚至连传福音，也缺乏单纯的心。他们着重的是数字，没有为着主的权益和主的建造喂养、牧养并顾惜圣徒。求主拯救我们脱离古蛇狡猾的诡计！

我会将其余的部分，留给Tim弟兄来叙述。我要补充的是，朱韬枢的同工们一直指控我们受到Tim的“指点”，跟Tim说一样的话。然而事实上，Tim在电话里只告诉我，“我相信你们里面的主。继续读生命读经，要留在生命里。”另外，当Tim回来之后，我们与Dick Taylor弟兄，李隆辉弟兄，以及在奈洛比（Nairobi），Kakamega，Matungo，和Mumias召会的圣徒们有联络。我们也见过从德州阿灵顿（Arlington）来的Christian Ni'i-Aryee弟兄，和从英国伦敦召会来的Paul Cooke弟兄。在肯亚奈洛比的聚会里，我们才得知，在这段时间里，康帕拉的门，向着身体一直是关闭的。

当我们为在康帕拉的召会，宣告这门如今向基督身体的交通敞开时，我们几乎落下眼泪！

直到如今，主对我们是何等的信实。我们欠了主救恩的债；同样的，我们也欠了Tim弟兄和他妻子Donna的债。当主打发那些圣徒来康帕拉时，祂知道自己在作什么，祂也知道那在他们里面来的，乃是祂自己。奥秘的主，隐藏的神，隐密地行动，恢复祂在康帕拉的见证。

耶稣是主！

Sarah Kihuguru 姊妹的见证

当我在写本文，说明在康帕拉所发生的事件时，我深深记得美国中西部那些牧养我，顾惜我，并爱护我的圣徒们。在我服事主的这九年里，我从来没有忘记你们。我还记得许多世界各地的圣徒们，他们的心为主倾倒。

每当我听见有人提及中西部，对我总是美好回忆。我就是那个与Miller夫妇，一起在辛辛那提旧会所，住了十五个月的乌干达姊妹。我一九九六年八月回到乌干达，与我的丈夫Godwin结婚。

我之所以写这个前言，是因为我被列在兴起康帕拉的召会的人中间。首先，我也要声明，康帕拉召会乃是神在生命里，借着世界各地许多圣徒们的祷告所兴起的。因着主在康帕拉的工作是以生机的路开始的，立下了生命和真理的根基，而保守我们经过后来这些令人痛苦的事。

二〇〇二年二月，Miller一家来到乌干达访问我们。他们也接触了当时在我们家中聚集的一些信徒。这是我们在乌干达，第一次与美国中西部的圣徒们的接触。

二〇〇三年，更多中西部的弟兄们，包括John Myer（我在辛辛那提就认识他）和Keith Miller，再度来到乌干达。他们乃是来探路，看看乌干达适不适宜作福音工作。那时，主给我一个属灵同伴，名叫Edna。她打开家接待这些圣徒，并与我和我丈夫，一同照顾这四位来访的圣徒。因此，这些从美国来的圣徒们，再度有机会接触那些与我们一同聚会的信徒，也建立起彼此的关系。

二〇〇三年五月，John Myer和Tim Knoppe来乌干达，准备让两位弟兄和他们的家人搬来这里。那是一次简短的，筹备性的来访。我们为这两对夫妇找房子，同时也寻找聚会的场所。

二〇〇三年八月，Tim Knoppe 和 Steve Lietzau 搬到康帕拉。不久，他们的妻子也过来。当我们为他们的搬迁作准备时，心中真是满了喜乐。

大概就在同时，现在这些本地圣徒们当初所属的公会，正在进行一个八周的“财务奉献”活动。主用那八周来揭开宗教的幔子，使许多人看见宗教的真面目——不过是一个营利的企业。他们告诉信徒，必须奉献十分之一，否则就会遭受诅咒。也就在这时候，Godwin, Edna, Sam 弟兄，Rachel 姊妹，以及其他与我们一同聚集的人，开始看清宗教的真面目。显然主正为着祂在此地的行动预备人。与我们有交通的圣徒人数一直增长，到了该“分组”的时候。许多圣徒们看见公会牧师的欺谎，开始积极地从圣经中寻求主。主实在怜悯这些信徒，将祂的光照耀在祂的话上。他们心开始转离宗教，而转向主。

同时，面对这些见证使我不得不透过 John Myer，向弟兄们详细地交通，见证主明显地为着祂在康帕拉的权益预备了一些圣徒。这是令我最兴奋的一个经历——看到主借着吸引人，爱人，向人证实祂自己，而带领人归向祂。这是何等的甜美！我根本没有自由说任何影响人的话。主亲自在作事。

还不到一年，二〇〇四年，前面所提的公会差遣一群牧师来与我们对话，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促使这十二个多半具领导地位的人，以康帕拉召会的名聚集。圣徒们用生命的话来回答他们，见证基督对我们是何等的真实。一个星期后，这些牧师们向其会众宣告，不许他们与“Godwin 和 Sarah Kihuguru 的家”往来。这声明是向一万两千位康帕拉会众公布的，其中有好些人与我们是旧识。赞美主，为使我们的立场更绝对，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从那时起，John Myer, Miller 夫妇，朱韬枢，和其他从中西部来的人，便陆续访问我们。显然，他们计划在康帕拉加强他们的工作；然而，在 Keith Miller 夫妇完成克里夫

兰十月训练，搬到康帕拉来以前，我们还没有能力，分辨他们工作的本质。

在Miller夫妇来之前，Tim Knoppe和Steve Lietzau已带领康帕拉的圣徒进入圣经恢复本，生命读经，并带圣徒们认识生命与召会。Miller夫妇搬来后，却显得行事神秘，态度强硬，鲜少交通，并且对已经在这里服事的人心存怀疑。在这些被差来乌干达的人当中，有一位姊妹的态度，的确令圣徒们震惊，每当Tim Knoppe说话时，她就离席；有一次，她甚至当着圣徒们的面，摔生命读经的影本，以示抗议。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任何服事者如此行事，这种行为也与我们在圣经中所看见的不符。

他们的新重点是——“简单的福音”，就是放下《创世记生命读经》，专注于一些简单的主题。圣徒们一再表示，信徒需要一些比救恩的福音更深的东西。我们知道，太多的乌干达信徒，因着堕落的宗教，缺乏生命的长大；我们也知道，许多人会珍赏国度的福音和神永远的经纶，过于一些简单救恩的福音。

这时候，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并不使用恢复本圣经。朱韬枢的同工弟兄们“特别为乌干达”准备了带注解的路加福音，其解经与恢复本圣经有不同之处，也缺乏真理的深度。

当朱韬枢来时，我们替他找了一些旅馆，但是没有一处够得上他的品味。他暂住在Tim和Donna的公寓，所以他们必须暂时搬出去。圣徒们心想，“朱韬枢”究竟是何许人物。

朱韬枢在一些聚会里，公开逼我丈夫Godwin放下他在坦桑尼亚的新工作，并且当众公开询问有关新工作的细节（包括薪水在内）。Godwin并不是非常愿意公开这些内容，因为这些内容对于一个他不熟的人，特别是在象召会聚会这样公开的场合里，似乎过分涉及隐私。朱韬枢当众问我，我对于Godwin放下工作一事，有什么意见，这将我置于一

个尴尬的情形之中，好象我可以任意公开发表我对自己丈夫的意见。他似乎是要利用我来逼 Godwin 放下他的工作，这种气氛十分奇怪。

Godwin 不愿意在没有用灵接触主之前，作这个重要的决定；他希望能够生命里，知道主在这件事上的带领。

朱韬枢告诉圣徒们，我们应当在三年之内，明白“所有关于主的恢复，所该知道的事”。有些人对于朱韬枢要我们在三年之内，去“穷尽”这个我们才尝到的无穷尽的生命，感到搅扰。但是我们仍然敞开的——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朱韬枢进一步地要我们不要读太多职事的书报，否则我们会“被知识充满”。他反而叫我们读他写的书（听起来象是在推销，但我们当时并没有看出有任何不妥之处）。朱韬枢给我们很多人他所写的书，我们也读了：《一与同心合意》，《生之旅》，《路得记》，以及《姊妹信息系列》。

朱韬枢也叫我们用简单的非洲传统歌谣和节奏，好吸引乌干达人来聚会。然而提到乌干达本地的圣徒时，他却说：“不要去问他们，只要去作就是了”。我们后来想起他当我们的面，说这种话时，实在感到惊讶，他仿佛以为我们听不懂他的话。这再度令人感到不安，但我们仍尽力保持敞开，不被得罪。

朱韬枢离开后不久，校园工作有积极的进展，圣徒们祷告，奉献自己，摆上他们的时间，扶持 Keith 在那里的的工作。然而，Keith 自始就对他所要的人，或所不要的人有所挑选。两个大专年纪的年轻姊妹遭到拒绝，其他人则入选。当时没有人向这两位姊妹解释，她们为何不能服事校园。

短短几星期，圣徒们便开始觉察，在校园里所作的，乃是一个不同的工作。这个工作比较刻板，用的是天然的能力和手法，并且非常强调 Miller 夫妇的“美国味”。他们不让人分享自己的享受。所有的交通，都必须事先经过 Keith 核准。他决定哪些姊妹接触哪些姊妹，其他人不能表达意见。他甚至坚持所有去校园的人，都必须搭他的车。

后来Knoppe夫妇的儿子要结婚，他们离开乌干达去筹备婚礼。在他们预定回来的那几天，Keith在周一晚上的祷告聚会里报告，因为Donna有“状况”，所以Knoppe夫妇不回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就在圣徒们因这消息而感到震惊时，Miller夫妇似乎非常的兴奋。奇怪的事一一出现。其中一个小例子就是，召会公布栏上，所有有Knoppe夫妇在内的照片，全都被换成了Miller夫妇的照片。

另一个比较严重、比较更令人害怕的是，他们洗劫了Knoppe夫妇的家，夺走了他们一切的财物。在乌干达，只有在一个人过世时，他的家人才会来取走他的所有，一无所剩。圣徒们一再联想到此事，因为亲眼看见Miller夫妇心中，对Knoppe夫妇丝毫没有爱。Miller夫妇后来借口说——这一切都是属于工作的，不是属于Knoppe夫妇的。他们拿走的许多东西中，其实有些是房东的，还有一些是其他圣徒们的。他们连厨房用具、床单和床垫都拿。这件事引起大多数圣徒的注意和关切。他们在拿这些东西之前，完全没有先问过Knoppe夫妇，我们为此很难为情。那好象是一个比赛，比赛谁能拿得最多、拿得最快。他们对Knoppe的所有和私人物品下手，完全不顾他人的隐私。

负责弟兄们试图遮掩这个实在令人难堪的特殊事件，然而圣徒们却一再向我们反映，眼见所谓的“同工们”如此行事，实在奇怪。

我们试着联络Knoppe夫妇，想了解实情；然而，Knoppe夫妇总是以敬虔的方式加以遮盖。Tim不愿意伤害圣徒。Knoppe夫妇只是在电子邮件里，用圣经的话鼓励我们，并且告诉我们，即便他们不能回乌干达，他们的处境也是神的旨意，神绝不会错。

Miller夫妇总是主导主日聚会和祷告聚会。他们将校园聚会与召会例行性的聚会，订在同一个时间，迫使圣徒们在二者之间，只得选其一。

周五晚上的聚会总是分别出来读生命读经的。我们陆续读完加拉太书，罗马书，约翰福音，以弗所书，腓立比书，以及歌罗西书。当Tim Knoppe离开的时候，我们正在进入约翰的书信。这种以生命读经研读圣经的实行，是从二〇〇三年八月，弟兄们第一次来乌干达时，在圣徒们的请求下开始的，并且一直持续实行。圣徒们这样进入主话中的真理，是很有助益的。这个聚会也是目前为止，圣徒们最操练，让主也最有空间说话的一个聚会。

Godwin 弟兄为着周五晚上的聚会，将时间分别出来，在主的话和生命读经上劳苦；然而，每周都受到Keith的公然挑衅，Keith 借着检查 Godwin 是否合乎注解为由，干扰他，并且不断无意义地打岔。他明显地抵挡聚会中的流。然而，那些周五晚上的聚会，仍然是如此的真实且活泼！当四周都是狂妄敌对的艰难时期里，这是主真实牧养我们惟一的路。

John Myer在一次来访时，参加了周五晚上的聚集。在聚会里，他藐视我们对约翰一书的享受。接着他开始说到罗马书十六章，然而在他的说话里，我们感觉到他言外有意。他用非比来比喻他们其中的一位工人，并且嘱咐我们应该“让非比进来。”显然，这位工人告诉John，她感到很孤单，并且觉得其他的姊妹们没有顾到她。这实在非常的奇怪，因为我们多年接待并照顾她和她的家人，并且在机票和供给上，花了近三千美元。

John Myer进而以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奉承方式，说到我是在乌干达“初熟的果子”。这实在令我惶恐。后来，有一位刚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在Tim离开前来找我，问我John Myer是谁，他向我认罪说，他对John那天晚上所说的话，感到很不对劲。我试着遮盖这件事，但这位新人还是很受搅扰。他说，他觉得John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圣徒。

在这次的来访中，John Myer和另一个弟兄举办了一个小型特会，邀请所有我们在开展工作里，曾经接触过的人。

虽然他们讲的是马太福音十八章里的召会，以及启示录里的灯台，然而他们也提出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提议——将召会分成三个以上的分区。有些与我们聚会好几个月的新人离开了我们，并表示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些从美国来的弟兄们是要来分裂召会的。

这些工人利用交通的名义，要本地的弟兄们，向召会说明分区的需要。总而言之，他们惟一讲得清楚的，就是那些忠信为我们支付会所租金（一个月八百美元）的美国的圣徒们，无法继续供给我们。在这事上，我们表示感激，并且不受搅扰。我们所担心的是召会被阶级化，贫穷的圣徒自己在纳古罗贫民区，受过较多教育的圣徒们在保加洛比区，学生们则和Keith Miller在马克瑞雷区。

在下一个聚会里，John Myer和朱韬枢所打发的另一位工人，决定与圣徒们交通，看看圣徒们对于此行动的看法。圣徒们非常感谢美国圣徒们的照顾，然而，他们对召会依阶级分区一事，表示忧心。在那次聚会结束时，我站在John Myer和另一位朱韬枢所差的工人旁边，John拎了拎裤子，调整了一下，说，“喔，还算顺利嘛！这要比在美国简单得多了！”这时我才明白，这些弟兄们的动机并不诚实。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们领悟到，这些美国的工人们有一个新的方向，就是只顾校园；任凭纳古罗的圣徒们，沦落回到公会的形式之中。他们几乎立即筹出款项，为纳古罗的圣徒们兴建一个临时的建筑物。然而那些受过教育的圣徒们，却被置一旁，令其自生自灭。

有一位姊妹深受搅扰。她觉得这是朱韬枢的指令。她在灵里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回到公会的作法，不是出于生命。她一直向负责弟兄们表达她的关切，直到她要求负责弟兄们写信给朱韬枢，让朱韬枢知道他的指令，对召会造成了怎样的破坏。这位姊妹在生命里的长大，使她有清楚的眼光，然而，她还是需要召会和弟兄们的遮盖。

不久，我们发现，他们鼓励两位愿意为主付代价，离

开他们所带领的公会，而进入主的恢复的牧师，留在他们所在的公会之中。为的是好增出“在可瑞卡的召会”，与“在布客多的召会”这两个“分区”。保加洛比，可瑞卡，布客多，纳古罗，与马克瑞雷（校园），都是康帕拉市的分区。在如何牧养新人，并在这些地方兴起主见证的事上，这些工人们并没有与当地召会的弟兄们交通。从各面看来，他们分区的惟一原因，是为了完成他们自己的理想。

后来我们亲眼目睹他们争夺会所里的物品，这对圣徒们而言，真是可耻。

保加洛比的圣徒们找到一个聚会的场所，并且支付了租金。Keith Miller 有时会来这里，看看圣徒们是否已经四散，并且看看经他挑选，服事校园工作的圣徒，是不是还来与我们一同聚会。他问这些圣徒，为什么要在保加洛比聚会，圣徒们回答，“因为我们是一个召会——不是许多召会。”他持续纠缠这些圣徒，使他们不厌其扰，见他就躲。

还有许多欺骗和操纵的细节，若非身历其境，很难说得完整。毫无疑问地，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的照顾。这些工人似乎只在意个人工作的成功，甚至不惜牺牲真理，特别是关于召会的真理，好为其工作开路。

在这种成功的压力下，Keith Miller 开始在自己带进康帕拉召会的人数上吹嘘。他开始给人一种“康帕拉召会有三百五十至四百位圣徒”的印象。这是极其不实的。

因着乌干达的贫穷，若是一个“muzungu”或“白人”——特别是一个美国人——邀请你去参加聚会，并且愿意提供交通工具和餐点，许多人会抢着来，希望能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援助，以养育他们的儿女，甚至得到赴美的机会。美国的圣徒们无法了解，人会成群地涌入。当摄影机在这些聚会里录影时，许多人来可能以为自己正在拍摄美国的电影。

Keith 所报告的聚会人数，完全不符合现实。人们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来查看他寄给美国中西部众召会的照片，看看这些照片之中，是否有面孔重复的出现。你若仔细看，

就会发现每张照片里都是新面孔。实际上，这些只是参加一、两次聚会（以达到 Keith 夸大数字的目的），以满足自己认识“美国人”的虚荣心，或是至少得到一些报偿的群众。

就在 Keith Miller 纪录这些“一次到会”的人数之时，John Myer 则嘲笑在保加洛比的圣徒们，人数稀少。我们的确没有什么可夸的，而他们不断要求我们以天然的方式工作。主在祂的话里告诉我们，“我要建造我的召会。”主不断地向我们保证，祂不会容忍任何的混淆，将我们带进一个以天然方式，而不是借着死与复活来结果子的工作之中。

Tim Knoppe 在服事圣徒时，从不容许任何人高举他的种族或地位。当一些圣徒们有天然的想法时，他也会立刻加以矫正。这使得圣徒们报以同样的服事。他抵挡一切的圣品阶级制度，包括人们称他为“神人”或“牧师”；他要求我们在许多的祷告和交通中转向主，倚靠生命，而不倚靠我们天然的能力。这对我们乃是一个训练，远胜于告诉我们该怎么作，他要我们学习转向主。我们一直学习以基督作我们的生命，当我们里面的基督渐长，我们就学习在生命里服事，配搭，并交通。

在朱韬枢工作下这段艰难的时期之中，主提醒我们，是祂自己拣选了我们，并将我们这些完全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只有祂能将我们聚在一起。祂也提醒我们，是祂自己吸引了我们，付上代价，放下过去，进入主的恢复，也惟有祂能建造祂的召会。阿们。

Mbabazi Mpuga 姊妹的见证

为着基督的身体，我们要说，阿利路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已建造的召会。我们确实亲身经历了这个事实。

身为康帕拉召会的圣徒，我可以见证，当我第一次听见Tim Knoppe弟兄说到活的基督时，我才知道我从前吃的是“豆荚”。我第一次参加的聚会是在Godwin和Sarah夫妇的家里。我是从巴比伦来的，身上带着一大堆的观念。我记得我们读的是以弗所书（一18），Knoppe弟兄问到：“什么是基督的丰富”？我只听过“富贵的福音”（prosperity gospel），当他没有提到钱财时，我有许许多多的疑问。Knoppe弟兄的话说到我的灵里，主也开始打破我的观念。等到我们对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有些肤浅的认识时，已经是五个小时以后的事，而我的问题也都不可思议地消失了。赞美主！

这位基督对我们是何等的主观！我继续参加聚会，在主话的浇灌下，基督这种子开始长大。我的里面不断地被点亮，我也饮于这活水。健康话语的喂养，乃是为着让我能应付要来的风暴。Tim和Donna Knoppe夫妇真是我们的榜样。Donna总是鼓励我吃主的话。他们从未试图操纵我们。

有一次，在一个事奉聚会里，待办的事太多了。我问Knoppe弟兄，“我们为什么不立刻动手呢？”Tim回答说，“或许我们什么都不必作……住在祂里面！”哦，主耶稣！如此一来，生命就注入到圣徒们里面……没有强迫，没有操纵。

我们突然听见朱韬枢要来康帕拉。在那之前，Knoppe弟兄从来没有提过朱韬枢的名字。我心想，朱韬枢是谁。Knoppe夫妇向我解释，朱韬枢是一处地方召会的领头弟兄。

朱韬枢一到，立刻引起不安。他的话说了就算，Tim Knoppe和Steve Lietzau完全没有声音。这使我想到了圣品阶级。

朱韬枢说我们人数很少，若是不小心，可能会成为宗派。我也慌张起来，心想我们是不是又要落入工作之中。

朱韬枢的一段话，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有天晚上，我和我的丈夫Sam Mpuga，受邀与朱韬枢和他女儿有些交通。朱韬枢问到我父亲的职业。我告诉他，我父亲是政府的一个部长。朱韬枢劝我，他若是我，就会用我父亲的地位，给我自己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前途！

朱韬枢来访后不久，便差了Keith Miller和他的妻子来到康帕拉。他们一来这里，就将目标锁定在校园。有一次，我与一个来我们家聚会的学生谈话。他夸耀自己有很好的社交手腕，并且能够吸引群众；他告诉我们，这就是Keith在校园工作上，非常重视他的原因！当我听见这话时，就知道出了问题。我责备这位弟兄，并且问他，在这一切的活动之中，基督在哪里？他茫然地看着我，没有基督。

Tim和Donna夫妇休假回去，怎知一去不返。当我们听见他们不再回来的消息时，我们觉得自己被遗弃了。我们虽然幼嫩，却尝到生命的滋味。

不久后，朱韬枢和他的同工们，把我们和他们在康帕拉的工作里隔开。那时主清楚给我们看见，生命与宗教的不同。我们仍然能吃“生命读经”作我们的食物，而我们的经历也证实，阴间的门是无法得胜的。后来Tim Knoppe回来，向我们解释了这一切的情形。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身体是这么的丰富！圣徒们因着能与身体重新联结，喜极而泣。

我们这些在康帕拉召会的圣徒们，以主的话，生命读经，《晨兴圣言》，和《职事报》为我们的食物。赞美主！只有一个带领，也只有一个职事。主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生命与宗教的不同。主也清楚地给我们看见，那些来到我们中间的人，并不出于祂。

Rachel Aderi 姊妹的见证

关于所发生的事，我不愿说太多细节。我来到召会生活的经历是这样的，当我第一次听到Tim Knoppe弟兄说话时，我就被抓住了。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将与神有关的事，说得这么清楚。

我们原本属于一个灵恩派公会，这个公会里有许多的“细胞小组”。Sarah Kihuguru姊妹邀请弟兄们到我们的“细胞小组”里说话，我记得讲的是加拉太书，论到律法与恩典相对。听着听着，我渐渐对这些弟兄们享受基督的方式感到羡慕。我当下决定，无论付任何代价，我都要得着这位Tim Knoppe弟兄所得着的。于是我开始经常参加聚会。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话里的生命。他所说的话是活的，并且立刻带来光，照明我们的心思。我心想，他一定作了一些我们所没有作的事。为什么他的话这么有效能，为什么他的话里这么有生命？至终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吃喝基督，在生命中长大，并且被构成，使我们能讲说那构成在我们里面的事物。这是我们第一次学习操练，运用我们的灵。我们请求，甚至强求这些圣徒，每天早上与我们一同晨更，使我们能学习操练我们的灵。这样的聚会持续了两年之久，一直到这些圣徒离开康帕拉为止。

就在Knoppe夫妇离开前后，有些事变得不太寻常。圣徒们受到要求聚会人数的过度压力，使我开始怀疑有点不太对劲。圣徒们需要繁增，但这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我之所以对此感到不安，是因为这让我联想到我们所离开的公会。在这件事上，他们所使用的手法，仿佛都是从公会学来的，加上和他们十分相似的，对增加新人的压力。我觉得需要再给我们一点时间，适应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新

的事物，再谈人数也还不迟。

每隔几个月，便有几个工人来访问，鼓励我们实行我们从前的“老路”。例如，他们鼓励我个人去“唱诗”，这是我从前走过，如今已经放弃的路；因为这条生命的新路，比我之前所走过的路，更有效能。

本地的弟兄们中，只有一位赞同他们（因为他觉得召会生活使他失去了他原来的会众）；其余的弟兄们试着向这些来访的弟兄，表达我们的忧心，但并无果效。至终，他们以非常狡诈的手段，将我们一分为三，让其中的一组（我们这组）自生自灭，只因为我们没有与这些来访问的弟兄合作。他们照顾另外两个小组：一组在大学校园，另一组则是由刚才所提的那些前牧师负责。然而，主是有怜悯的！正当我们以为一切都没有盼望的时候，Tim Knoppe弟兄回来看望我们，将我们带回身体里，我们觉得我们回到了生命的流中。

Edna Kanabahita 姊妹的见证

我感谢主能有此机会，让主恢复里的圣徒，知道在乌干达康帕拉所发生的事。求主遮盖我！倘使我们的报告能帮助在别处召会的圣徒，愿主就此成就！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说：“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并且你们众人都知道”。膏油涂抹就是内住复合之灵——也就是包罗万有赐生命之灵——的运行并工作，这膏油涂抹住在我们里面，借此我们认识父，并且晓得真理。

二十四节：“至于你们，务要让那从起初所听见的住在你们里面；那从起初所听见的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就住在子里面，并住在父里面”。

二十六节：“我刚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些迷惑你们的人说的。”

二十七节：“你们从祂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有祂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你们要按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祂里面。”

当我们陷于朱韬枢同工所带进之搀杂的极度混淆时，这些话是我何等的救恩和确据。主借着祂主宰的权柄，在 Tim Knoppe 弟兄一家离开我们的时候，带我们进入约翰书信。这是何等的预备！

我的记忆犹新，自从 Tim Knoppe 和 Steve Lietzau 弟兄移民到乌干达的第一天，那也是离开公会的一天。他们说，在来的路上，他们求主让他们来“拆毁”一些人，主确实答应了他们的祷告。我们这些在康帕拉召会的圣徒，为着主的恢复，被彻底地“拆毁”了。为着这样的“拆毁”赞

美主！我们乃是为着主的恢复，并与这一个职事一同站立。

刚接触到主恢复时，我们每周五晚一起聚集，进入主的话。我们从以弗所书开始读起，在那卷书里，我们都乘上我们将带到最高建筑顶楼的“电梯”！那是我第一次从主话语真实的启示里，进入对“召会”和“身体”真正的认识。在那以前，我以为“召会”就是一栋建筑。每个主日我会说：“我去教会了”。但赞美主！我现在是活召会！我不是只来聚会而已，而是过召会生活，现今召会是我们的生活！

接着以弗所书，我们进入保罗其他的书信。那些周五的晚上真是扎实。我记得每周以数小时，坐在那儿，听Tim Knoppe弟兄讲说神的话。好几次我们不让他停下来。借着主的恩典，我们的度量真是被扩大，使我们可以这样地接受，而不觉得疲累。在我们开始在会所擘饼之前，我们也曾在主日聚会中读了约翰福音。主日的晚上，通常是在Godwin弟兄与Sarah姊妹家里，我们读了加拉太书，和部分的罗马书。每周六的上午，我们会先享受《创世记生命读经》，然后才开始整洁会所。借着神的恩典，我们花了我们三年的时间，总算读完了《创世记生命读经》；其间我们曾经中断，但赞美主的信实，祂使我们再继续，我们也确实享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除了以上的这些聚会，每早晨六点半，我们聚在一起有三十分钟的“晨更”。主清楚地让我们看见生命与宗教的不同。我们仍继续享受生命读经。就是在这些“晨更”的时间里，我们祷读了几乎整本的新约。我学会运用我的灵，祷读和读祷。不仅如此，我们还一起用餐，并到Ssesse Island, Entebbe, Jinja等地旅行。我们真是享受主！！！这是何等甜美的开始，何等深入的扎根！

为什么我提到以上这些过往？借着所有这些追求，生命的预防注射正积极地进行着。我们却未察觉，仇敌亦紧锣密鼓地暗中布局，让朱韬枢的同工们，进来玷污我们所

摸着纯净的生命。虽然如此，赞美主的信实；我们被装备得妥当。我们得着了真实生命的构成！

一年半后，Keith Miller 被朱韬枢差派到乌干达来。所有的问题就此开始。因着一直经历并享受那借着话分赐到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以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在这一个职事里。我们全心敞开欢迎他们。对他们带着其他隐藏的动机，全然无知。因着极其渴慕得着更多，这位——我从起初就尝到的——基督，我遂如影随形地联于这对夫妇。无论他们到哪里传讲，我总是跟着。在校园里头几次的聚集，我也与他们一起去。我记得很清楚，那整段时日，我一直处于“无法面对现实”的情形中。虽然我觉察到，该“走”，因为情形变了，但我一直自我查验，总觉得问题出在我自己。

每周六和主日晚，我总与Keith去马克瑞雷大学的校本部园区，和学生聚会。主日晚上，我们会带一些甜甜圈给学生，Keith会讲些简短的福音信息。虽然我发现Keith所说的过于肤浅，但我总是想也许是刚开始的缘故——也许因为他是对学生说的——或也许会变好。我里面满了“也许”。基本上，这些与我们从前在公会所作的，没有太大差异。吸引我到召会生活来的，乃是高峰的真理。我早已厌倦了吃豆类的生活。在乌干达，将近五分之三的人，都是重生的基督徒。而他们多数所寻求的，是对基督更深的认识，而不是一个肤浅的基督。

有一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要我去看校园里一位交不出学费的学生。这位弟兄参加过“基督徒学习中心”的课程，也有心寻求主。Keith Miller叫我借钱（五十万乌干达先令）给这位弟兄，资助他开始一个小本生意。基于对Keith的尊重与信任，我就把这笔钱借给了这位弟兄。Keith给这位弟兄开出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既然给了他钱，他就必须确定参加所有的聚会。这个醉使得这位弟兄离开了召会生活。当我再看到他时，他向我道歉，告诉我他还不出这笔钱。哦，求主遮盖我！我觉得，Keith用钱来迫使这位弟兄参加

聚会，实在可耻。

两、三个月后，Tim弟兄和他的妻子返回美国，并计划会再回来。我们后来却从Keith得知，他们不回来了。我们感到十分的沮丧，仿佛是被离弃的孤儿一样。我记得在Keith夫妇告诉我们Tim夫妇不回来之后的一个晚上，Keith和他的妻子带我去Rwenzori Cafe喝咖啡。Keith告诉我，现在是“真刀真枪”的时候了。他表示，我们累积了许多圣经的头脑知识，却没有经历。他又怎能测度我们的经历呢？只有神知道。

实情真象陆续显明，聚会也逐渐开始改变。甚至连我们一向整洁会所的方式，也开始变成了责任制。起初，我一直享受拖会所的地板和排椅子。我作得很开心。后来，制度被引进来了。功用和责任完全根据指派，这和在公司的组织里的作法无异。我没有平安执行分配给我的责任。然而，即便如此，我仍不甚明了事态的究竟。在我的深处和其他圣徒的里面，我们觉察到有些不太对劲。回头来看，我才明白，这些事件不过曝露在天然观念里的带领，就是带领的人作主管辖群羊，而不是神新约经纶里正确的带领。这是奴役的观念。

但为着主的怜悯赞美主！祂救了我们！在这整个过程里，我一直告诉自己，这若是出于主的，就能站住。在这段时日里，除了上述约翰一书的经节外，还有一些经节，也一直在我里面：

提后一章六节上：“为这缘故，我提醒你，将……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提后一章十四节：“你要借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守那美好的托付。”（这里的托付必是指主将祂健康的话储藏在我们里面的托付，包括主话语中生命的丰富）

提后三章十四节：“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活

在其中，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

回顾往事，在看了相调弟兄们五个小时的录影以后，我现在可以十分确定地说，主的恢复实实在在是出于主的，是祂眼中的瞳人。我们能分于祂的恢复，是何等的权利！

